

吳縣志卷第七十八

雜記一

歲月遞嬗人事變遷往古來今搜羅宜廣遺聞軼事足以資觀感而待考證者苟不補輯恐多散失蘇州舊府志自乾隆而道光而同治雜記均統以時代爲先後今修吳縣志悉依馮志次第其非馮志所有而新補入者加增字以別之

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義之從而歸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爲句吳

吳越春秋

仲雍泰伯弟與其兄同奔吳世本云吳孰哉始居蕃離宋衷注云孰哉仲雍字也案雍是熟食故名仲雍字孰哉括地志云仲雍冢在常熟縣西北三里海禺山蕃離今吳餘暨縣世本所載仲雍名字似鑿然不敢沒其說姑寓於此

吳郡志

闔閭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

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消於是干將莫知其由莫邪日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邪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卽山作冶麻經褻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邪莫邪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縵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既得寶劍適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鏜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

吳越春秋

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

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

越絕書作胡

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

子曰此爲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

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

左傳史記俱作允常

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

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

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

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卽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

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

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董之山今已無

雲若邪之谿深而莫測義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况

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

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

同上

闔閭十年國東有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

歇今憩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又奏食時已至令臨頓吳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

聞王親征不敢敵收軍入海據東洲沙上吳人亦入海逐之據沙洲上相守一月屬風濤

糧不得渡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繞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

漣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一魚不獲遂獻寶物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夷亭之名昉此吳王回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所司奏云並曝乾吳王索食其味美因書美下著魚是爲養字今從美誤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爲石首魚

吳地記

吳王闔閭伐石治宮室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詢仲尼曰吳王間居有赤雀銜書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訪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長生之法禹所服之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中今赤雀銜之殆天授耶

抱朴子

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扣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辨識令人齎之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謠云吳王出游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

靈寶要略據古詩源增補

闔閭夫人墓中周回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

雙述異記

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史記南越尉佗傳集解又吳郡賦注引越絕

山麓有教場相傳伍子胥教練水軍所築此外卽太湖或泊船處也

吳王夫差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公

子友於姑能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國語

越王復伐吳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書馳夜走三日三夕

達於秦餘杭山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

顧左右曰此何名也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僮倥也王孫駱曰

飽食而去前有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

曰何多而生瓜近道旁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

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旁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王歎曰子胥所謂旦食者

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嚭

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卽有應吳王止秦

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

反乎寡人世世得事聖也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歲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屬其父母求昏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闔門外三年重歸問父母父母曰玉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於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從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因左顧延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將奈何志願從君讒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家重曰死生異道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玉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款誠相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家留三日三夜臨出取徑寸明珠遺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玉玉妝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令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

死故齋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

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錄異

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

墨子從范蠡去之一證吳越春秋逸篇吳亡後西施亦死於水

江令浮隨鸕夷以終正與墨子合子胥之說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鸕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也按是說亦可備一解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

史記貨殖傳

三十七年始皇出遊十一月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

史記秦本紀

顏駟不知何許人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爲郎何

其老也對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貌而臣貌醜陛下卽位好

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

漢武故事

東方朔者楚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武帝時上書爲郎至宣帝初棄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

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

列仙傳

郎宗字仲綏少仕爲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旦有暴風經窗間占知京師大火燒

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召宗宗恥以占卜進夜解印綬負笈遁去居華

山下服胡麻元得道今在鹿跡山洞

真詩

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吳志

顧和吳人少孤有志操仕晉爲中丞遷尙書僕射永嘉元年尸解大上迎補爲執蓋郎今在

華陽洞中

真詩

杜蘭香自稱南陽人墉城仙錄云初漁父於洞庭之岸聞兒啼聲四顧無人惟有三歲女子

在岸側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瑒殆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下

來集其家攜女而去將昇天謂漁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謫於人間後以吳建興三年春

復降於包山張碩家有侍婢二人大名萱珠小名松枝贈碩詩曰阿母處靈嶽時游雲霄

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鸞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乃出薯

蕓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避寒暑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磨自可除疾

淫祀何益藥爲消磨旣成昏授以舉形飛化之道香便絕跡不來年餘碩船行忽見香乘

車於山際不勝驚喜徑往造香欲登其車其奴舉扞之遂退

盧志疑興字爲無建興紀年

孫寒華者吳人孫奚之女也師杜契受元白之要容顏日少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仙

去盧志

晉成帝咸和二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爲吳郡太守

舒爲會稽太守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也

吳郡志

簡文帝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廢帝爲海西縣公四月徙居吳縣

簡文帝紀四月徙居吳縣西柴里追貶庾后曰太

人入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太元十一年十月甲申薨於吳

晉書海西公紀

以庾后合葬於吳陵

庾后紀

靈巖寺乃智積開山之地智積當東晉末自西土來親立伽藍泗州僧伽持鉢江南至常之

無錫聞智積在蘇卽回曰彼處已有人矣由此名遂顯有一貧嫗慕其行嘗持角黍爲獻

智積受之嫗因得度至今上巳日號智積誕日聚數十百嫗爲角黍會

中吳紀聞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卽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

我卽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

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蓋仿此也

續齊諧紀

宋江夏文獻王義恭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二三百里孝武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邱山

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

南史

南齊鬱林王時有內博士韓蘭英郡人號韓公總知內事善爲文章始入爲後宮司儀有顏

氏女夫嗜酒父母奪之不出宮爲列職帝以春夜命蘭英爲顏氏賦詩曰絲竹猶在御愁

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帝乃還之

金樓子

梁南浦侯推字智進安成康王秀子普通六年封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

旱吳人號旱母

南史

江左時三吳舊有鄉射禮羊元保爲吳郡嘗行之後久不復修蔡興宗爲會稽太守行之禮

儀甚整

圖經續記

大業中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敕苑內海中以草把別還著水邊十餘日卽生小魚其取魚

子以夏至前三五日白魚之大者日晚集湖邊淺水中有菰蔣處產子綴著草上是時漁

人以網罟取魚然至二更則產竟散歸深水乃刈取菰蔣草有魚子者曝乾爲把運送東

都至唐時東都猶有白魚

圖經續記

大業中吳郡所獻有海鯢魚乾膾四瓶浸一瓶可得徑尺面盤十盤帝以示羣臣云昔衛人

介象於殿庭釣得此魚此幻化耳亦何足珍今日之膾乃是東海真魚所作來自數千里亦是一時奇味虞世基云術人既幻其膾固亦不真出數盤以賜達官海魚肉軟而不腥雖已經久乾以法修之可食也又海蝦子四十挺色如赤瑠璃光徹而味美勝鱖子數倍又獻鮓魚含肚千頭極精好愈於石首含肚也松江鱸魚乾膾六瓶容一斗取香柔花葉相間細切和膾撥令調勻鱸魚肉白如雪不腥所謂金齏玉膾東南之佳味也紫花碧葉間以素膾鮮潔可愛蜜蟹二十頭擁劍四甕擁劍似蟹而小一螯偏太吳都賦所謂烏賊擁劍也鯉魚鯪四十瓶肥美冠於鱸鮓乾膾之類作之皆有法時有口味使杜濟濟會稽人別味善於鹽梅然暴殄海物以縱口腹之欲卒至於亡國茲可以爲戒也

圖經續記

唐儀鳳中儒生柳毅吳縣人也應舉咸京不第至涇陽見一婦牧羊泣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嫁涇川次子而夫婦日以厭薄聞君將還吳以尺書託寄洞庭之陰有大橘樹鄉人謂之社橘君解帶舉樹三發當有應者毅還家訪於洞庭取書進之龍君覽畢宮中皆慟哭有赤龍長萬餘尺飛去俄而涇水之囚人至矣明日宴毅於凝碧宮張廣樂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復舞千女子於其左中有一女進曰此貴主還宮樂龍

君大悅明日毅歸贈遺珍寶怪不可述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曰予卽洞庭君女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爲好同歸洞庭不知所終

異聞集

元和九年有李公佐者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於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奇古編次蠹蝕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云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鴻蒙氏章商氏兜口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淺深源流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躡捷輕利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鳥木田不能制授之庚申能制之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以千數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徒淮陰之口龜山之足俾淮水安流注海庚申之後圖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先是永泰中李湯爲楚州刺史有漁人夜釣龜山下其鉤爲物所掣不復出漁人疾沈可五十丈見大鐵鎖盤繞山足以告於郡湯命善游者數十人取鎖力不勝加以五十牛鎖乃震動稍稍就岸濤驚浪翻觀者大駭鎖窮見一獸如青猿白首長鬣雪牙金爪闖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若獼猴但兩目不

能開兀若昏醉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不可近久乃引頸伸頭忽開目光采若電視人欲發狂怒衆奔走獸徐徐引鎖并牛入水時楚多知名士皆相傳驚愕莫知其何物今考

李公佐得岳瀆經於洞庭始知李湯所見與經相符

戎幕間談

真娘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次有舉子譚銖者吳門秀逸之士因書絕句云虎邱山下冢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

詩後之來者觀其題處稍息筆矣

稗史鉅編

劉伯芻品七水虎邱石井第三陸羽與李秀卿品二十水虎邱寺井第五

煎茶水記

杜甫後出塞詩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此爲海道運糧之始唐天寶中已偶行之舊唐書白居易自杭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游得徧五年風月詠將殘可謂極宦游之適矣其在蘇夜游西武邱詩云領郡時將久游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蓋一月一游武邱矣此詩中又識侍行容滿蟬態十妓姓名殊不以爲嫌又因貢橘夜汎太湖其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又自太湖寄元稹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則是連五日夜在洞庭汎舟雖白公風格高邁好事不拘束亦當時文法網疏

不以爲怪古今時異事異有如此者其後劉禹錫守蘇白爲河南尹又作憶舊遊詩寄禹錫又有夢蘇州寄馮傳御詩眷眷此邦甚厚則知吳在當時爲名邦樂國能使賢者思之

不忘

吳郡志

包山神景觀林屋洞院碑唐開成三年建石已殘闕据其所述蓋唐肅宗時有自潤州刺史求入道者又云乃去權位散祿新知草履杖藜游乎山嶽至此山於洞之西門造元壇元室修元元真容而石刻斷折莫知其姓名爲誰氏其銘有云毛公唐君前後出處蓋唐君斯人也碑中亦述周息元之事云止於內殿帝頻見就問以道德之門乃獻諫書周毗聖化其文間可見不能詳知

圖經續記

杜牧詩云我愛朱處士三吳居中央罷亞百頃稻西風吹半黃又云我昔造其室羽儀鸞鶴翔交橫碧流上竹映琴書牀出俗無近語堯舜禹武湯觀此詩知處士之賢也然莫知其

名而他書亦無見惜哉

圖經續記

許渾有經故丁補闕郊居詩云死酬知己道終全波暖孤冰且自堅鵬上承塵纔一日鶴歸華表已千年風吹藥蔓迷樵徑水暗蘆花失釣船四尺孤墳何處是闔閭城外草連天何

焯曰案通鑑宣宗大中二年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
上卽位柔立爲右補闕德裕貶潮州柔立上疏訟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許詩所指當卽
此人也

道光志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時皮日休爲部從事與處士陸龜蒙爲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薈
未嘗不作詩璞間爲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裛爲
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

姑蘇志

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墀陸龜蒙亦
有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此科不知創於何代國初
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卽命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爲題
詩云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數
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此題爲式

中吳紀聞

陸魯望有鬪鴨一欄頗極馴養一旦驛使過焉挾彈斃其尤者魯望曰此鴨善人言見欲附
蘇州上進使者奈何斃之使者盡以囊中金以窒其口使徐問人語之狀魯望曰能自呼

其名耳使人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還其金曰吾戲耳

中吳紀聞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多荷芰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若神仙中人與蘇生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生以玉環贈之結繫殷勤數檻前白蓮花開敷異殊俯而玩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折之遂絕

北夢瑣言

蘇州節度使錢元繇之猶子文炳開寶五年妻邱奄化訪吉兆於報恩禪寺之側古松區中僧常泰者共疑叢薄踞岡當必昔賢墳竈不可重營炳執不從董役發之果古墓道版石數重梓廬灰盡惟一骸亞石間長踰丈所脛且三尺明比南金東一銅鐙旁鏤青花四壁劍器亦且敗毀惟環在靶佳玉所成合抱芙蓉瑩然精白炳心尤愛不聽役入因酌而下將攬其環忽一黑蜂狀若球丸從劍下螫炳右眉間尋見悶絕輿還乃卒泰具掩之翌朝炳之丕子知玄方仲號躡遽亦冥然見一丈夫道貌古野身度丈餘魚鱗之甲足色如金徒跣挺劍前語玄曰我帝堯之臣繇余氏也與陶臣氏烏陀氏佐禹理水以功封吳獲葬於茲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口吉居之且安奈何爾父剛愎發吾版石顧已非義而乃更欲奪吾玉櫬罪孰甚焉雖今擊死然方隸吾籍吾於冥間大有主治而父且無

苦宜勿念悼知玄始甦錢希白特爲之紀以知宅墓吉凶始諸太古而冢訟之說爲不可

掩羅泌
路史

楊備郎中天聖中爲長溪令忽夢作詩云月俸蚌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輕

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意甚異之明道初爲華亭令丁內艱遂家吳中樂其土風安之因

悟夢中語嘗效白樂天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又作姑蘇百題詩行於世

姑蘇志

王元之嘗爲長洲宰其風流篇什播於一時由此遂拜拾遺故其詩云吳門吏隱過三年何

事陶潛捧詔還步武已趨龍尾道夢魂猶憶虎邱山有畫像存焉

圖經續記

范文正公嘗用黃素楷書伯夷頌遺蘇才翁劉原素以蜀素烏絲欄求歐陽公寫孝經一章

公以其不染墨寫澄心紙答之蓋黃素蜀素皆絹名也伯夷頌今在義莊

水東日記范氏按伯夷頌

莊世守至咸豐
庚申之難失之

姑蘇四瑞謂白龜甘露合歡芍藥雙竹也吏部員外郎陳省華守郡四瑞並出省華之子堯

咨與張君房各賦詩推官崔端爲詩序

吳郡志

慶歷間安定胡先生在吳學蘇子美被誣退居滄浪亭太常博士陳虞卿壯歲致仕而歸吳